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 忏悔与终极性

Repentance and Ultimacy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美】金容希著 陈影译

Sharon KIM

作者简介

金容希，美国贾德森大学英语系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haron KIM, Professor of English, Judson University, USA.

Email: skim@judsonu.edu

Abstract

Moby-Dick centers on Captain Ahab's quest for revenge against a fabled white whale. As an archetypal battle between man and beast, the novel chronicles a limit experience, an encounter with the powers of nature that intersect typologically with intimations of an ultimate being. As the crew of the Pequod travel far into the fluidic wilderness of the ocean, they witness Ahab's rage against the whale as ultimately a rage against the God behind the whale. The narrative of this hunt, however, is framed by the concept of repentance, introduced by the sermon of Father Mapple in Chapter 9. A former whaler, Mapple testifies to his own encounter with ultimacy through the biblical story of Jonah, comparing himself to the prophet who was temporarily swallowed by a whale. Mapple's recognition of being overtaken by the divine leads to his repentance — a conversion that transforms his identity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divine. While his former self is lost to the ultimate, a new being emerges, the Father Mapple who is rescued by God and represents God's word to others. Mapple's example serves as the possibility rejected by Ahab, who refuses to relinquish his resentful self or repent into new existence. Intent on clashing with ultimacy instead of yielding to it ensures a distor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ine,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both Ahab and his witness to the divine. Repentance mediates between human finitude and ultimacy in a way that deflects trauma and enables mutually transformative contact.

Keywords: Melville, *Moby-Dick*, Repentance, Mapple, Ultimacy, Resentment

《白鲸》（*Moby-Dick*, 1850）记叙了搜捕神秘白鲸的故事。因被这条白鲸刈掉一条腿，亚哈船长寻遍世界所有海域，想要杀掉这条他所痛恨的鲸鱼。亚哈那条残缺的腿是一个无法疗愈的记号，昭示着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他与白鲸莫比·迪克的交锋让自己遍体鳞伤，被一种非人类的力量击败；他残缺的身体揭示了人与非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两者在形式与力量上差异巨大。亚哈怒不可遏，一心复仇。亚哈身边的人逐渐发现，亚哈对白鲸发怒其实是向白鲸背后的上帝发怒。因此，书中众所周知的亚哈寻鲸故事可以呼应一个看似并不相关的概念：忏悔（repentance）。小说在开篇就通过梅普尔牧师指出，忏悔是与神圣相遇后产生的生存转变（a conversion of being）。这种转变让人建构性地适应神圣，因此可以减弱接触全然他者（the wholly Other）所带来的毁灭性元素。忏悔是整合，而非分裂。众多学者比较了梅普尔牧师与亚哈船长的性格，将梅普尔牧师的布道作为整部小说的概要或衬托。^①但本文将特别考察小说中的一个元素——忏悔，将之视为回应终极性（ultimacy）的一种模式。忏悔是有限的人类与无限的神圣

^① 仅举几例，见T. Walter Herbert, Jr., *Moby-Dick and Calvinism: A World Dismantl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77), 10, 118, 161. Howard P. Vincent, *The Trying-Out of Moby-Dick*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49), 70. Effie Freeman Thompson, *Metanoēō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155.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7. Robert Evans,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The Humaneness of Father Mapple," in *Bloom's Literary Themes: Sin and Redemption*, ed., Blake Hobby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146-152. Bainerd Cowan, *Exiled Waters: Moby-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2), 85. Ronald Mason, *The Spirit Above the Dust: A Study of Herman Melville* (London: John Lehmann, 1951), 118-119. Geoffrey Stone, *Melvill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49), 164, 167. Nathalia Wright, *Melville's Use of the Bible* (Durham, NC: Duke UP, 1949), 121. Jeffrey Bilbro, "The 'Art of Attaining Truth' in *Moby-Dick*: Print Technologies, Hermeneutics, and Castaway Readers," in *Above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David S. Reynolds and the Spiritu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 Harold K. Bush and Brian Yother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131-136.

之间的中介，在人类与神圣的互动过程中，忏悔改变了人类自身并彰显出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揭示的神圣层面。

终极性在《白鲸》中表现为上帝。虽然上帝并非小说中字面意义上的角色，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是作为生命、思想与力量的最高限度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终极者，白鲸所产生的所有问题都指向了这一关怀的维度，使小说的叙述从海上历险变为神秘的探寻。

“终极”这个概念借由20世纪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作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蒂利希将信仰重新描述为“终极关怀”（the ultimate concern）^①，他写道：“凡是无条件关怀的东西都被塑造成了神祇。”^②任何人们认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事物——甘心屈从、辛苦劳作和实现愿望等努力所指向的最终核心——都被人们奉若神祇。它可以是文字上的神明，也可以是民族国家、功成名就或经济力量之类的东西。^③但蒂利希警告说：“在真正的信仰那里，终极关怀乃是对真正终极者的关怀；而在盲目的信仰中，初级的、有限的现实事物则被抬高到终极的地位。”^④这里出现了若干复杂的问题，因为终极者“必须象征性地加以表达”^⑤，因此总是会出现一种“危险”^⑥，即在对符号的盲目理解中找不到方向。在亚哈与船员搜捕白鲸的过程中，他们触到了人类经验的最边缘，这里远离文明的各种规则，海洋成为流动的荒原。在这里，捕鲸者把白鲸莫比·迪克视为不可见的上帝的符码。白鲸使那些见到它的人心生畏惧，并非仅仅因为其体型庞大，让人类感到自己岌岌可危，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感到白鲸让上帝某些令人畏惧的本质变得清晰可见了。

^① Paul Tillich, *The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1. (中译本参考保罗·蒂利希：《信仰的动力学》，成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此处译文参考了该译本，第2页。——译者注)

^② Ibid., 44. (中译本，第37页。——译者注)

^③ Ibid., 2-3.

^④ Ibid., 12. (中译本，第11页。——译者注)

^⑤ Ibid., 44. (中译本，第37页。——译者注)

^⑥ Ibid., 18. (中译本，第16页。——译者注)

亚哈船长解释道：“一切眼所能见到的东西，都不过是硬纸板做的面具。”^①他把莫比·迪克巨大的身躯比作薄薄的纸板，借此强调白鲸巨大的身量与它隐藏的东西相比无足轻重。在可见世界的面具背后，有“若干未被发现然而却是有根有据的事物”，^②这个有意识、会思考的生物，其特征可以在可见物中猜度。尽管这里作者把这个生物表述为“东西”（thing）且似乎不愿称之为神，但亚哈的话呼应了一种宗教信念，即自然的可见元素揭示了不可见上帝的各个方面。古老的神学传统认为自然世界是某种类型的“书卷”，人们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启示。^③与此类似，叙事者以实玛利经常从象征的角度解释他看到的東西，甚至按照书籍和章节来给鲸鱼分类，根据它们不同的体型分为对开鲸、八开鲸和十二开鲸。^④在某种意义上，以实玛利通过对鲸鱼的详尽描述——眼睛、牙齿、金字塔似的脂肪背峰、额头的形状、尾部的厚肉——来进行一种文本细读。

以实玛利仔细区分了自己和亚哈对莫比·迪克的解读，^⑤但两人都认为白鲸有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任何一条鲸鱼都能表明终极存在的无限性（immensity），也能言说上帝的他异性，因为它们居住和活动是人类无法企及的环境中。对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神秘莫测的、仅存在于文字或图画中的世界。加上莫比·迪克远超其他的鲸鱼，它有着异乎寻常的“庞大身躯”和“无穷力量”，因其性情残暴、袭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ed., Hershel Par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8), 133. (中译本参考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莫比·迪克》，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此处译文源自该译本，第228页。——译者注)

^② Ibid., 133. (中译本，第228页。——译者注)

^③ 这种自然之书的观点植根于圣经：“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这种观点以及这种观点产生的颇具影响力的阐释学，在俄里根、奥古斯丁和后面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的神学家的神学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自然之书与圣经应并置阅读。详见Harrison对这一历史的详细梳理。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11. (中译本，第191页。——译者注)

^⑤ Ibid., 151. (中译本，第264页。——译者注)

击船只的斑斑劣迹和逃脱标枪的能力，让水手感到“特别恐怖”。^①他们把莫比·迪克看作是“超自然的”，^②有的人说他“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不朽（因为不朽就是时间上的无处不在）”。^③因此，白鲸的神出鬼没让我们想到否定神学的洞见，即总有一些事物或现象是无法阐释、无法知晓的，一如人类的术语永远无法限制上帝的本质。投掷出去的每个标枪都试图用意义将白鲸固定住，而莫比·迪克就是那逃离阐释之物。保罗·德·曼（Paul De Man）曾指出，这部小说使用寓言（allegory）本身就是“反思普遍认知局限的移位手法”。^④尽管以实玛利并不认同莫比·迪克是超自然的，但白鲸异常的颜色让他心生恐惧，因为这种颜色带给人超自然的联想。以实玛利承认“最使我害怕的就是这条大鲸的白色”。^⑤以实玛利在整整一章里试着去理解这种颜色令人不安的效果，并表示白色“同时就是最具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又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但当白色出现在自然受造物身上（如白化病患者或麻风病患者），“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惊吓的东西”。^⑥

作为一种“神力的象征”，白色因其纯净无暇可以唤起神圣性（holiness）。在梅尔维尔的语境中，这种神圣性被理解为道德之善的最高形式——道德之善因为至善而进入了一个独立的存在范畴，超越此世常见的良善并隶属于神圣者。因此，白色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区隔了神圣与世俗。莫比·迪克以白鲸的形象出现时，这只凶残的动物与道德神圣符号之间的不和谐深深地困扰着以实玛利。奥托（Rudolph Otto）在《神圣者的观念》（*The Idea of the Holy*）中描述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44, 147. (中译本, 第251页、第256页。——译者注)

^② Ibid., 147. (中译本, 第256页。——译者注)

^③ Ibid., 147.

^④ Micahel Boyden, “Allegories of War: Paul de Man’s *Moby-Dick* Translation,” *Leviathan: A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 Vol. 16.3 (2014): 24.

^⑤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1. (中译本, 第264页。——译者注)

^⑥ Ibid., 156-157. (中译本, 第274页。——译者注)

了良善一词的原始和古老含义，白鲸承载了超越这种良善的“额外含义”（*overplus of meaning*）^①。在奥托看来，神圣的本质精髓并不是其良善，而是“完全的他者”。^②因此，神圣可以在那些感受到的人身上唤起深刻的、前理性的情感，这种情感与令人心生畏惧的神秘物（*mysterium tremendum, awe inspiring mystery*），即神秘、敬畏、恐惧、着迷和颤栗的综合体相关。^③在白鲸身上，以实玛利看到的并不是良善的完美，而是某种全然的他者，这明确地把白鲸与其他鲸鱼分离开，其含义也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物”。白鲸的白色让人目眩神迷又胆寒颤栗，它使人想到“毁灭”（*annihilation*）、“无声的空白”（*dumb blankness*）和白雪做成的预示死亡的“白色裹尸布”（*white shroud*）。^④与这层面纱接触便意味着世俗人的死亡，在面纱背后，世俗人无法抵达终极者的神圣性。

以实玛利在莫比·迪克身上看到的是毁灭，而亚哈看到的是一种恶意的智慧和有意的预谋。以实玛利也发现了白鲸的智慧，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它的洁白。最让亚哈无法释怀的是它坚毅果断的机智。莫比·迪克咬断了亚哈的一条腿，因此在亚哈看来，白鲸背后的终极真理就是这样一位对他怀有恶意的上帝，要故意伤害他的上帝。这种故意伤害的想法让亚哈怀恨在心：“我在它身上看到了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恶念支持着那种力量。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

^① 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5. (中译本参考鲁道夫·奥托：《神圣者的观念》，丁建波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此处译文源自该译本第13页。——译者注)

^② *Ibid.*, 26. (中译本，第59页。——译者注)

^③ 蒂利希认同奥托的观点，他引用《神圣者的观念》并写道：当神圣者降格为“道德上的善与逻辑上的真”时，丢掉的内容才是神圣性真正的含义，即神圣性作为“分离”“超越”“令人着迷与畏惧”“全然相异”。（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15.）（中译本，第14页。——译者注）他认为神圣者是作为前善恶二元范畴而存在的。（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15）（中译本，第14页。——译者注）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7.

是我所憎恨的主要的东西；不管白鲸是走狗，还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①

亚哈复仇的动力或许可以在宽恕（forgiveness）中找到自然的解决办法，但《白鲸》提供的途径却是忏悔。或许复仇在逻辑上更常见的对立面是宽恕。当一个人受到伤害或被冒犯的时候，他可以报复侵犯者，也可以宽恕他。他们可以“报复”（get back）对方或高抬贵手，不再伤害对方。《白鲸》用忏悔的概念给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即受害者既没有宽恕，也没有惩罚施害人，相反，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是整个人得以转变的开始。

在《白鲸》第九章，捕鲸者小教堂的牧师梅普尔神父在布道中详尽赞美了忏悔。出海前，以实玛利就是去这个教堂做礼拜。梅普尔的布道内容遵循惯例，其结构是讲解、应用、劝训与结论。^②布道的开始是一个引子：“亲爱的船友们，请听《约拿记》第一章最后一节——“耶和華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③结尾部分表明作为人神中介的忏悔所具有的转换性本质。

在《圣经·约拿记》里，上帝让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宣告毁灭将至。约拿没有执行这个任务，而是坐上了前往他施而非尼尼微的船。但在航程中，狂风大作，船只几乎被破坏。约拿告诉水手遭此大风是因他的缘故，他建议水手把自己抛到海里。水手们不想对他的死负责，因此很勉强，（但最终还是）这样做了。风暴马上就平息了。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让他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三日后，上帝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便往尼尼微去，宣告四十日后尼尼微城必倾覆。尼尼微人听到预言后深信不疑，他们通过禁食、祷告和自贬穿麻衣来忏悔。尼尼微王宣告：“人要切切求告上帝。各人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33. (中译本, 第229页。——译者注)

^② Jonathan A. Cook, *Inscrutable Malice: Theodicy, Eschatology, and the Biblical Sources of Moby-Dick*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P, 2012), 58.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 (中译本, 第59页。《圣经》引文见《约翰福音》1:17a。——译者注)

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①事实上，上帝在看到尼尼微人的忏悔后便心生怜悯，赦免了这座城市。约拿对上帝的怜悯却大为不悦。在《约拿记》的最后一章，约拿抱怨上帝，他正是因为知道上帝满有恩典且会赦免尼尼微人才选择逃避使命，不做先知。上帝最后通过“蓖麻、虫子和炎热的日头”等自然元素向约拿解释自己的作为。上帝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②

梅普尔神父并没有提及尼尼微人的忏悔，也没有说到最后一章的教训。他关注的是约拿在鲸鱼肚腹里的忏悔。宗教意义上的忏悔是远离恶，转向上帝。希伯来语中常和英语“repent”关联的词是“שוב”（动词tshub），意思是“转向”（to turn）。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旋转运动，例如我们看过的轮子和旅行路线。当这个词用来表示忏悔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在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移动之后，再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这意味着（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人们将会再次抵达最初的出发点”。^③《旧约圣经》在空间和方向的意义描述了“罪”（sin），把它作为远离上帝的运动，而忏悔是回归上帝。这个词既表示离开，也表示回归。

梅普尔讨论了约拿的两个罪：一个与行为有关，另一个与意志有关。首先，约拿拒绝上帝让他去尼尼微的呼召，这个罪通过文字描述的轨迹在地理方位上表现出来。约拿登上的船驶向地中海的另一端，与尼尼微的方向恰好相反。正如梅普尔所说的，“在古代那个时候，大西洋差不多还是一个未被发现的海洋，约拿……循水路到那地方，可以说是

^① 《约拿记》3：8b-9。

^② 《约拿记》4：10。

^③ William L. Holladay, *The Root SUBH in the Old Testa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Usages in Covenantal Contexts* (Leiden: E.J. Brill, 1958), 53.

航行了最远的路程。”^①因此，约拿远离上帝的旨意在他试图驶向他施的时候就被空间化了。其次，约拿从根本上曲解了上帝这位终极者的本质。梅普尔描述到：“约拿犯了这一抗命之罪，他还设法逃避上帝，还进一步藐视上帝。他认为上帝造出来的船只，可以把他带到那些没有上帝、只有一群人间的船长在统治着的国度里去。”^②

第二个罪反映了《新约》中表示忏悔的词语，即古希腊语“μετάνοια”（metanoia）。这个词将前缀“meta”（后面、改变）与“nous”（思想）结合在一起。其本义为改变想法。从词源的角度看，“metanoia”对应着“metamorphosis”，“meta”（改变）+“morphe”（形式、形状），^③这两个词体现了改变形式和改变想法的区别。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看，“metanoia”（事后的想法）对应着“pronoia”（事前的想法），^④且逐步与智慧的概念关联在一起。希腊哲学家认为，“pronoia”是智者事先深思熟虑的天赋；而愚者则需要“metanoia”。正如埃庇卡摩斯（Epicharmus）所言：“智者事前谋虑而非事后谋虑[metanoien]”。^⑤盖伊·内夫（Guy D. Nave）解释道，斯多葛派哲学家认为：“尽管对真正的智者不合时宜，但正是借由metanoien，愚者才得以获得智慧。”^⑥因此，德尔斐神庙的箴言“悔罪”（Amartanon metanoiei）就是让神庙的访客在犯错后能够改变想法。回顾这种古希腊哲学传统不难发现，普罗提诺的作品表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 (中译本, 第60页。——译者注)

^② Ibid.

^③ Harold O.J. Brown, “Godly Sorrow, Sorrow of the World: Some Christian Thoughts on Repentance,” in *Repentanc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Amitai Etzioni and David E. Carne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36.

^④ Alexis Torrance, *Repentance in Late Antiquity: Eastern Asceticism and the Framing of the Christian Life c. 400-650 CE* (New York: Oxford UP, 2013), 61.

^⑤ 转引自Effie Freeman Thompson, *Metanoieō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10.

^⑥ Guy D. Nave Jr,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Boston: Brill, 2002), 44.

明“metanoia”与柏拉图式的启蒙有关联，这种传统是“脱离洞穴，一步步上升，越来越靠近更真实的视阈”。^①因此，哲学意义上的“metanoia”使无知或错误的心灵向智慧转化。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开始用“metanoia”翻译希伯来语“tshub”，而在此之前的希腊犹太人使用希腊语“epistrepho”来翻译，这个词虽有“tshub”的转向之义，但希腊化的犹太社团逐步认识到“tshub”是一种远离罪的内在改变。^②祷告、禁食、哀哭和穿戴麻衣的行为是通过仪式来表达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势必包括心、思与灵魂的内在安宁，因为真正的忏悔断绝了罪。在基督教信仰中，“metanoia”是整体的转变，当忏悔之人改变其生活方式、改变其看待和关联上帝的方式时，这种转变就会发生。他们之前视为正确的，现在就是谬误。这种观点差异的深刻程度使之成为或变为灵魂的某种变形，最后带来整个生活的变形。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将这种转变称为重生，一种精神上的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③

梅普尔布道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到了约拿不能看到上帝的国和上帝的王权，这凸显了约拿表面的罪。虽然梅普尔指出了这一明显的“抗命之罪”，^④但他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抗命之罪背后的愚蠢：“他认为上帝造出来的船只，可以把他带到那些没有上帝、只有一群人间的船长在统治着的国度里去。”^⑤梅普尔认为，逃避所暴露的心

^① Plotinus, “Translation of Ennead II 9 [33],” in *Studia Patristica Supplement I, Ennead II 9 [33] “Against the Gnostics”: A Commentary by Nicola Spanu*, ed., Allen Brent and Markus Vinzent (Walpole, MA: Peeters, 2012), 12-13. (中译本参考普罗提诺：《九章集》，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此处译文源自该译本，第183页。——译者注)

^② 希腊化犹太人作品中关于“metanoia”更加完整的论述，可见Nav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74-118 和Thompson, *Metanoieō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20-23.

^③ 《约翰福音》3: 3, 6。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 (中译本，第60页。——译者注)

^⑤ Ibid.

态 (mentality) 比逃避这个行为更有罪。上帝是整个天地的最终统治者, 约拿无论去哪里, 上帝都已然在场, 比管理船只的船长更加伟大。这地上没有一个国度不在上帝的统辖范围内。约拿用人类的限度去理解上帝的概念, 他以为可以通过逃跑去蒙骗上帝。梅普尔在后面再次让大家注意约拿的错误, 他说约拿: “想逃避他的职守和他的上帝, 竟跑到约帕去乘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①

在约拿的海洋历险中, 当他被风暴和鲸鱼打败的时候, 他更加清楚了上帝的无所不在。梅普尔整个布道的基础就是一节经文: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② 这节经文强调的不但是鲸鱼的华丽出场, 还有上帝安排鲸鱼时体现的主权 (sovereignty)。鲸鱼在比喻的意义上表现出约拿是如何被上帝管辖、如何受控于上帝的权柄并被带到人类无法独立企及的深度。接着, 梅普尔总结约拿的故事: “上帝用大鲸去突袭他, 把他一口吞进了活地狱里……”^③

在鲸鱼的肚子里, 约拿认识到, 从命运掌控在上帝手中的万国, 到海上风暴和深海生物, 上帝掌握着对所有创造物的主权。他经历了一种“转变” (metanoia)。约拿的回应并不是心怀忿恨的屈从, 即表面上服从上帝的大能, 而内心持有异议。梅普尔着力凸显了约拿的态度: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祷告, 记取一个重大的教训吧。因为约拿虽然罪孽深重, 他可没有哭哭啼啼请求直接救助。他觉得他那种可怕的处罚是公平的。他把救助的事情全都交给上帝安排去, 并以此为满足。他不顾自己的一切苦难, 已然仰望上帝的圣殿。这个呀, 船友们, 就是真心诚意的悔罪; 不是吵吵闹闹地要求赦免, 而是感谢处罚得当。”^④ 约拿感谢上帝处罚是梅普尔的观点, 《圣经》对此并无直接陈述。但梅普尔精准地发现约拿的祈祷与上帝的视角不谋而合。真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② 《约拿记》1: 17a。

^③ Ibid., 49.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④ Ibid., 48. (中译本, 第65页。——译者注)

正的忏悔并不是像政客那样躲避惩罚。忏悔会发现罪中的错处，并心甘情愿地赞同上帝对这种错处的审判。忏悔会承认上帝的公正并毫无阻碍地认同这种公正。约拿屈从于源自上帝的万物秩序，他从外在和内在特征两方面表明了真正的忏悔所具有的性质——在心、行、意中回到上帝的国度。约拿祈祷的时候，他并没有祈求救助，而是敬拜上帝，他的焦点从自己的需要和偏好转到了荣耀上帝。梅普尔布道的结尾是：“船友们，我所以要在你们面前提出约拿来，并不是要你们去重蹈他犯罪的覆辙，而是要拿他来作为一个悔罪的榜样。千万不要犯罪；不过，如果犯了罪，那么请注意，千万要像约拿那样悔罪。”^①

梅普尔神父接着把自己的经历和约拿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他在约拿故事的叙事中发现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对所有人的，另一个是对被呼召向人布道的牧师的。第一个教训——忏悔——对每个人都适用，梅普尔也不例外，“因为我是个比你们更大的犯罪者”。^②第二个教训被他称作“另外一些更可怕的教训”，^③这同梅普尔的关系更大：那就是有些人被上帝呼召“面向虚伪传播真理！”^④对那些逃避这一使命的人来说，灾难将会临在他们身上。^⑤梅普尔认为约拿因恐惧而躲避上帝的呼召：“一个传播真理的人，受了主的嘱托，去对邪恶的尼尼微人传播那些不受欢迎的真理，可他却因害怕会惹起那里的人的敌意而逃避了自己的使命……”^⑥《圣经》对约拿逃离原因的叙述与此不同，小说表述的可能是梅普尔牧师的一家之言。梅普尔言说的是福音书中的真理，但他感到自己传递的信息与社会已有的权势相左，这让他成了某种被放逐的人。对梅普尔来说，约拿的故事表明上帝会如何降灾给那些不去言说真理的人，因为这些人害怕成为被放逐的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译本, 第65页。——译者注)

^② Ibid.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③ Ibid.

^④ Ibid.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⑤ Ibid., 49-50.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⑥ Ibid., 49.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人。梅普尔说道：“愿那个被这世界诱惑得离弃了福音的本份的人受难！”^①“愿那个爱讨好人家而不敢得罪人家的人受难！”^②

梅普尔似乎深谙这些灾难。如果苦难被描绘为上帝用一只手重重地按住人，梅普尔说：“按在我身上的却是一双手。”^③接着他设想了人与上帝对话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他用“首先使我认识的是你的威力”来描述，^④这里或许暗示了梅普尔时常被杖击打。《圣经》中的杖是管教的工具。例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⑤“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⑥杖通常表示对肉体产生痛苦的惩罚。但梅普尔把杖描述为一种理想之物，蒙受恩典的人才能经受。梅普尔的这种理解可以关联到另一个对杖的理解，如《诗篇》23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⑦在这个意象中，杖象征着呵护，它是慰藉而非残暴的源头。该诗篇将上帝比作牧者，牧者用杖轻轻地打在群羊的身上，让它们不至迷失方向，可以平安聚在一处。用杖敲打棍棒可以让迷失的或分开的羊知道牧者就在附近，这声音对它们是一种慰藉。牧者还会用杖驱赶捕食者，保护羊群。

梅普尔对大鲸的第二种解读中就出现了这种呵护的含义。梅普尔在解释忏悔带给人的教训时把大鲸和惩罚联系在一起。在后面讲述自身经历时，他把大鲸和上帝的怜悯联系在一起。尽管约拿被鲸鱼吞下，下沉到了海底最深最暗的地方，上帝仍能听到约拿的祈祷并拯救他：“即使是在任何铅锤都沉不到底——‘处在阴间的深处’——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② Ibid.

^③ Ibid.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④ Ibid. (中译本, 第68页。——译者注) (此处小说原文为: chiefly known to me by Thy rod, 中译本侧重表达了“rod”(棍棒、杖)一词的引申义, 即“威力”。但本文作者聚焦“rod”一词的原义, 特别是在圣经语境中的含义。——译者注)

^⑤ 《箴言》22: 15

^⑥ 《撒母耳记下》7: 14.

^⑦ 《诗篇》23: 4. (本文作者此处使用钦定本圣经——译者注)

的时候……那个在鱼腹里的悔罪的先知一声叫嚷，上帝就听到了。于是，上帝吩咐鱼……”^①梅普尔再次强调，这世上没有一个国度不在上帝的统辖范围内。但这次上帝的主权就是帮助约拿。上帝的在场比任何人造铅锤沉得都深，上帝的知识超越时间的局限，并提前预备好鲸鱼去救约拿，使他免遭溺毙，然后又历经长途海程，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鱼腹并没有消耗约拿的生命，而是保存了他的生命，这里成为约拿精神忏悔的空间，是他重生的母腹。^②

在布道文的最后一段，梅普尔表达了这种救赎的喜悦。在不幸的另一面，“就一定有一种愉悦”，^③这种愉悦属于那些忏悔并向他人言说忏悔的真理的人：“在真理上毫不饶恕，把一切罪孽都杀尽，烧光，毁净，虽然这些罪恶是他从参议员和推事的袍服上拉出来的人，愿他愉悦。那个不认得别的法律和主宰，只认得主耶和华，只对上天忠诚的人，愿他愉悦，至上的愉悦。”^④这里，梅普尔把呼召扩展为愉悦，这囊括了所有的听众，而不仅仅是牧师或先知。这种“永恒的愉悦”^⑤等待着将上帝视作终极者并终生祈祷的人：“我竭力想属于你，努力的程度远远超过于想属于这个世界，远远超过于想属于我自己。”^⑥这些人把上帝视为最高的主权，视为认同与归属的最真实的源头，高于尘世的所有国家和自身。在布道文的结语部分，梅普尔的口吻就像是已经体验到这种愉悦的人。他既是那个被吞食、沉到深渊的约拿，又是不遗余力学会传扬真理的约拿。他知道上帝规训的严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② 耶稣把约拿作为自己死而复生的类型学预表，这一点梅普尔并没有提到：“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太12：40）信仰耶稣救赎的基督徒经历了相同的死亡，他们旧有的、负罪的自我在一种崭新的、信仰基督的灵性生命中得到重生。约拿在鱼腹的时间就是这种属灵的过程。这就是他忏悔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他摆脱或分解自己错误的态度与行为。三天后，他出了鱼腹，成为准备侍奉上帝的先知。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50.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④ Ibid., 50. (中译本, 第68页。——译者注)

^⑤ Ibid.

^⑥ Ibid.

苛，他也了解上帝恩惠带来的喜悦。他从一种存在的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其方式与约拿一致，即忏悔。和约拿一样，梅普尔接受上帝的规训，并将之视为公正。他看到了自己的错处，并在此基础上忏悔。

梅普尔的忏悔是与一种上帝有关的身份的转变。他曾经是捕鲸船的标枪手，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水上生活”。^①现如今，他是传播福音的牧师。如同被深渊吞噬的人，梅普尔之前的自我被终极者吞没，并在某种意义上消失在终极者里。但一个新的自我——梅普尔神父出现了，他曾被上帝拯救，如今他像宗教导师一样，向他人传递上帝的话语。委身于上帝并没有贬损梅普尔这个人。书中描绘他具有“非常深切而又极富有男子气概的谦恭”，^②他似乎具有双重的完整性，即整合了真正的牧师和真正的水手，这种整合实属罕见。作为牧师，他“因真诚和圣洁而拥有如此名震遐迩的声誉”，^③但他仍保留了水手的言语、行为和体魄，尽管上了年纪，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爬上绳梯。梅普尔的灵巧身段被描述为“真正的水手式却又不失牧师身份”，^④该短语描绘了梅普尔性格中的双重品质。

这种完整性给梅普尔带来了明显的活力，他正处“老当益壮的时期；那种老当益壮仿佛正跨进了返老还童的阶段，因为在他所有的皱折的纹路里，都闪出一种鲜花乍开的柔光——甚至像是从二月的覆雪里突然冒出来的早春新绿”。^④梅普尔的返老还童展现出灵性的重生，这与以实玛利看到莫比·迪克时的恐惧形成对照。白鲸的白色让以实玛利想到雪，“那种墓碣幢幢的白色景物”^⑥让人失明，在“一种……毫无色彩的，而又非常具有色彩的无神论”^⑦中否定了视野，甚至否定了神性。雪对以实玛利来说意味着死亡的结局，而对梅普尔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2. (中译本, 第54页。——译者注)

^② *Ibid.*, 49. (中译本, 第66页。——译者注)

^③ *Ibid.*, 43. (中译本, 第55页。——译者注)

^④ *Ibid.*, 43. (中译本, 第55页。——译者注)

^⑤ *Ibid.*, 42. (中译本, 第54页。——译者注)

^⑥ *Ibid.*, 157. (中译本, 第275页。——译者注)

^⑦ *Ibid.*

则表明了雪下的生命重生。

在这种新的生命中，梅普尔改变了与上帝的关系，上帝也改变了与梅普尔的关系，当然上帝的终极性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向他者彰显的特定元素。作为牧师的梅普尔向听众解释上帝的话语。因此，他塑造了听众对上帝的理解。他的布道讲解折射出水手梅普尔的过往。只有像梅普尔这样的人才能用细节复述约拿的故事，例如旋挂在舱侧上的摇摇晃晃的灯，或是约拿头顶木板上的跺脚声，或是鲸鱼“张开的大嘴”，“露出了它整副牙齿，像是许多白插销”。^①只有梅普尔可以用水手的幽默把船长描述得栩栩如生，也只有梅普尔可以用捕鲸人最容易理解的话解释惩罚与忏悔之间的区别，从喷水的鲸鱼到海上风暴后充满生气的空气和阳光，再到“欢快的船桅顶的木冠之高不是大大超于内龙骨之低吗？”莫不如此。^②梅普尔的生活让他的布道折射出一些曲解。如前文所述，梅普尔说约拿不服从上帝的呼召是因为畏惧尼尼微人的迫害，但这种解释与《圣经》给出的原因相左。但梅普尔成功地把忏悔的信息传递给生活在海上的捕鲸手，让他们更容易接受。

梅普尔代表着亚哈所拒绝的可能性，亚哈不愿放弃伤痕累累、充满忿恨的自我，也不愿忏悔变成新人。当斯达巴克等人劝说亚哈放弃复仇的时候，亚哈的反应充满藐视：“别对我说什么亵渎神明，朋友，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斯达巴克。”^③亚哈觉得上帝羞辱了他，所以他要回击。1853年的一位评论家认为，亚哈四处搜寻猎捕白鲸莫比·迪克是因为他无法抓住上帝，上帝才是他复仇的真正目标。^④决心与终极性对抗而非臣服于它，这毁灭了亚哈有限的自我，也摧毁了亚哈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8. (中译本, 第65页。——译者注)

^② Ibid., 50. (中译本, 第67页。——译者注)

^③ Ibid., 133. (中译本, 第229页。——译者注)

^④ E.-D. Forgues, "Moby Dick: La Chasse à la Baleine. Scènes de Mer,"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23, no.1(1853): 493. 原文为法语如下: ……c'est à Dieu lui-même qu'il adresse son farouche ressentiment, et c'est à Moby Dick, —ne pouvant harponner l'auteur de toute chose, — c'est à Moby Dick qu'il destine les fruits amers de sa vengeance" (让他怒火中烧的就是上帝本身, 而莫比·迪克——他无法捕获万物的造主——正是莫比·迪克尝到了他的愠怒——译者注)。

已经揭示的对上帝的理解。

亚哈的愤恨与忏悔是对立的两面。约拿和梅普尔在苦难中承认上帝的公义，而亚哈并没有质疑自我，也没考虑自己身上是否有什么错处，导致他失去一条腿。因为截肢让他痛苦，他就视残肢为邪恶。遵循亚哈这一思路，梅尔维尔的评论家通常从神义论的角度阅读《白鲸》，即涉及生存苦难的时候，质疑上帝是不公义的。亚哈并没有想到，他丢掉一条腿的那天正捕杀白鲸莫比·迪克，白鲸像很多野生动物一样会很自然地反击。亚哈也不愿承认，这条鲸鱼可以把她生吞活剥或者溺毙海中，这样他丢的就不只是一条腿，而是整条命。他死里逃生却没有感恩之心。约拿在鲸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亚哈在丢掉一条腿之后像死人一样也躺了三天三夜，^①但他却没有得到精神上的重生。相反，通过忿恨，亚哈以一种强烈的自我声明来重塑自我。

亚哈的复仇是面对创伤时的一种自我保护形式（self-preservation）。他像死人一样躺了三天三夜，可见遇到莫比·迪克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经受了“伤残的身躯和伤痕累累的灵魂”。^②因为忿恨是个人骄傲的堡垒，所以面对这种毁灭性打击时，忿恨会肯定亚哈的尊严，让他可以继续自视甚高。亚哈无视斯达巴克的警告反而说道：“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因为如果太阳会这样做，我也会那样做；自从世上有一种光明正大的竞争以来，妒忌一直在主宰天地万物。可是，朋友，甚至那种光明正大也控制不了我，那么，是谁在控制我？真理是没有边的。”^③如果太阳侮辱他，他有权反击太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亚哈把自己放到了与太阳同等的层面，他与太阳的权利是等同的。他要求和太阳一样的待遇和尊重。亚哈不会把自己放置在任何人或任何物之下，他甚至不能平等对待其他人或物。他不允许任何东西约束自己，因为“真理是没有边的”，这样他又把自己与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译本, 第131页。——译者注)

^② Ibid., 148. (中译本, 第259页。——译者注)

^③ Ibid., 133. (中译本, 第229页。——译者注)

真理等同起来，宣称自己的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正如以实玛利在其他地方所言，最高的真理“无涘无涯，像上帝一样高深莫测”，^① 亚哈宣称自己的自尊如同上帝，这种想法激励着他。失去一条腿让亚哈感到矮人一截，觉得身体上缺失了一肢并被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击垮了。^② 于是他用鲸鱼骨打磨的义肢来弥补失去的那条腿，并同样地，以自己对白鲸的忿恨为基础，在此之上恢复自己的地位。^③ 因此，亚哈的忿恨给了他一种在创伤里振作起来的方法。他并没有被遭遇白鲸莫比·迪克的惊骇毁灭，而是通过寻仇重新振作，治愈了他的自尊，给了他生活的目标。

但忿恨这种心灵重组（psychic reintegration）却让亚哈产生了一种比梅普尔神父更强烈的畸变。以实玛利写道，在亚哈失去一肢的几周、几个月之后，亚哈“伤残的身躯和伤痕累累的灵魂才彼此交流起来，经过这样渗透，他就发疯了”。^④ 这种重组并不是疗愈，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病症，以实玛利称之为“疯狂”（madness）。^⑤ 亚哈强烈的自我主张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牵引力，很有魅力地把船员们吸引到他自己着魔的事情上，改变他们对莫比·迪克、公义和上帝的观点，与自己保持一致。但因为亚哈不愿遵循公平原则，他的观点非常主观，没有永恒真理的终极意义，甚至缺少客观价值。事实上，亚哈的复仇违背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定律（lex talionis, law of retaliation）。白鲸取了亚哈一条腿，而亚哈意在杀掉白鲸。这种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译本, 第149页。——译者注)

^② Ibid., 132. (中译本, 第226页。——译者注)

^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亚哈差点因为这条鲸骨义肢被阉割。“裴廓德号”起航前，有人发现亚哈躺在地上，“出了某种既弄不明白，又似乎叫人说不出、猜不透的事故，他那只牙腿很厉害地脱了臼，弄得像是给碰断了的树桩一般，差不多都戳进了他的大腿窝里；那个苦恼的伤口，花了好大的工夫才完全治愈”。（Ibid., 340. 中译本, 第650页。——译者注）站在鲸鱼鱼骨上表明了他对鲸鱼的统治，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复仇，它强化了自我。但这也给亚哈带来了另一种恼人的伤口。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148-149. (中译本, 第259页。——译者注)

^⑤ Ibid., 149. (中译本, 第259页。——译者注)

不平衡的报复很明显是一种对正义的扭曲，亚哈要求比他失去的一条腿更多的补偿。而且亚哈因为这条腿而责备上帝没有公平对待人类。亚哈说：“我这会儿了解你，了解你这真神了，我这会儿才知道对你的真正的崇拜就是蔑视。不论是爱戴，还是崇敬，你都无动于衷，甚至因为嫌恶，你就要杀，一切都要被你杀尽杀绝。”^①

亚哈从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来理解上帝，也从莫比·迪克身上来理解自己。正像以实玛利所说的，白鲸“不但是他肉体上的宿敌，也是他理智上、精神上的愤激的宿敌”，这些“都是莫比·迪克的显明的化身，因而实际上是可诛的”。^②亚哈愈加不能自拔，他很快就“把他整个种族自古以来的一切愤怒和憎恨全都加在大鲸的白色背峰上；于是，仿佛他的胸膛就是一架臼炮，他就在那上面发射出他那火热的心弹来”。^③亚哈对莫比·迪克偏执狂般的关注让亚哈在白鲸的形象中重塑了自我，两者愈发相似。莫比·迪克“皱额钩嘴”，^④而亚哈“的额头”“有棱条和凹痕”，^⑤产生这些印记的原因是“不睡觉、始终在踱方步的思想”，^⑥即莫比·迪克。莫比·迪克“撇下一道泡沫浓腻、银河似的的长痕，激起一片闪耀金光”，^⑦而亚哈自言自语道：“我驶到哪里，那里就留下一条又白又混的船迹”。^⑧莫比·迪克“右尾带有三个刺孔”，^⑨这让人想起（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而亚哈“脸上……还有一种苦恼的神色”。^⑩作为“蠕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译本, 第708页。——译者注)

^② Ibid., 148. (中译本, 第258页。——译者注)

^③ Ibid.

^④ Ibid., 131. (中译本, 第226页。——译者注)

^⑤ Ibid., 130. (中译本, 第223-224页。——译者注)

^⑥ Ibid., 130. (中译本, 第224页。——译者注)

^⑦ Ibid., 147. (中译本, 第257页。——译者注)

^⑧ Ibid., 135. (中译本, 第234页。——译者注)

^⑨ Ibid., 131. (中译本, 第226页。——译者注)

^⑩ Ibid., 103. (中译本, 第173页。——译者注) (此处原文为“crucifixion in his face”, 这里的“crucifixion”原义为“耶稣被钉十字架”, 引申为“极度的痛苦”。在译本中翻译为“苦恼的”, 似乎失去了该词的宗教意蕴。——译者注)

动的海魔王”^①，莫比·迪克象征着“一切有关生命思想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鬼神邪说”^②，而亚哈高呼：“……我是恶魔，我是疯上加疯。”^③莫比·迪克和亚哈反映了以实玛利在第一章中提及的“一切的解答都在这里”^④，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是生命的影像，一个要抓而抓不到的幻影；一切解答都在这里”^⑤。那喀索斯神话是一个错误自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自我的死亡。亚哈试图通过忿恨保存自身的结果也是死亡，因为他把莫比·迪克创造为一个无法执取的魅影，这个魅影投射出他自己受伤的心灵。他力图杀掉莫比·迪克所象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他的船和船员都丧身茫茫大海。^⑥

最后，亚哈也像梅普尔神父一样，承认了上帝的主权：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难以捉摸的、神秘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欺诈的、隐藏的统治者和王君，和残酷无情的皇帝在控制我，才弄得我违反一切常情的爱慕，这么始终不停地硬冲、硬挤、硬塞；弄得我这么轻率地随时去做那种按照我的本心本意说来，我决不会那么勇敢去做的事呢？是亚哈，亚哈嘛？举起这只手臂的，是我，是上帝，还是谁？不过，如果伟大的太阳不是出于它自己的本意而运转，而不过是天上的一个使童，那么，除了靠某种眼不能见的神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0. (中译本, 第262页。——译者注)

^② Ibid., 148. (中译本, 第258页。——译者注)

^③ Ibid., 136. (中译本, 第235页。——译者注)

^④ Ibid., 18. (中译本, 第5页。——译者注)

^⑤ Ibid.

^⑥ 蒂利希在鲁道夫·奥托论神圣者的著作基础上指出，当神圣者表现为邪恶或毁灭时，它“乃是盲目信仰的内容”（Paul Tillich, *The Dynamics of Faith*, 16. 中译本, 第14页。——译者注）——即在这种信仰中，非真的终极被提升为终极关怀。亚哈对莫比·迪克的偏执和终极关怀导致了他对莫比·迪克的曲解，由此造成的大范围破坏表明对终极的错误理解。

力，一颗星星都不会自转了；这么说来，这一颗小小的心又怎么能够跳动；这一颗小小的脑袋又怎么能够思想；除非是上帝教它跳，教它想，教它活，而不是我。^①

尽管亚哈还在坚持自主自治，但他承认自己在一位更加伟大的君王的控制之下，这种不可见的力量就是上帝。与梅普尔的忏悔不同，亚哈的这种认可是仇恨的一种形式；亚哈将所有美好的品格都归于自己——“常情的爱慕”；将自己行为中所有的疯狂、暴力和无情归咎给上帝——“硬冲、硬挤、硬塞……弄得我这么轻率地随时去做那种按照我的本心本意说来，我决不会那么勇敢去做的事”。^② 亚哈对自我的认定让他把偏见放到对自己有利的位置，用最糟糕的词汇去描述上帝，使上帝成为仇恨的借口。

《白鲸》讲述了亚哈捕杀白鲸的故事，将梅普尔神父远远抛在后面。梅普尔神父在小教堂的出场与小说后面的人物、对话和事件不甚相同，这表明当“裴廓德号”从新英格兰出发驶向世界的另一端时，小说试图远离忏悔。亚哈以异教的风格装配自己的船，雇了一些异教徒船员，包括南太平洋食人族成员（魁魁格）、非洲黑人（大个儿）、美洲印第安人（搭斯蒂哥）和一位印度拜火教徒。当亚哈用三位异教船员的血为自己的标枪施洗时，他说“奉魔鬼之名”（*in nomine diaboli*）^③。很明显，他要尽可能地让自己远离基督教上帝。美国人对《白鲸》的现代解读常常强调小说中亚哈的浪漫主义式的反叛，比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写道：“亚哈如同梅普尔神父一样受人爱戴，他无疑就是英雄，比起撒旦，他更像是普罗米修斯；我们不能（像很多批评家那样）认为梅尔维尔赞同梅普尔的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390.（中译本，第762页。——译者注）

^② Ibid., 390.

^③ Ibid., 356.（中译本，第684页。——译者注）

立场，而不是亚哈的立场。”^①事实上，梅尔维尔给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私信中证实自己喜爱亚哈的反抗精神。^②

但讲述亚哈捕鲸故事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跟随亚哈出海，回来的时候观点发生了改变。他写道：“我，以实玛利，是那些水手中的一员；我的叫喊声已经同他们的一起爆发了；我的誓言已经同他们的结合在一起了；我越叫得响亮，就把我的誓言槌扣得越紧，因为我的灵魂感到畏惧。”^③“我这对贪婪的耳朵已经听到了那只凶残的巨兽的故事，我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已对它发下我们的激烈和雪恨的誓言了。”^④以实玛利曾是亚哈的忠实追随者，他目睹了亚哈的毁灭；他对亚哈的描述虽然抓住了亚哈的“执着”（obsession）让人着迷的本质，但在此将这种“执着”描述为疯狂和错误。以实玛利展示了“metanoia”，一种忏悔形式的思想改变。

以实玛利与梅普尔神父都认为，忏悔是见证的中介，是幸存者的声音。亚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他被自己缠在一起的标杆绳勒住了，而莫比·迪克被亚哈击中却未死，愤愤地游走了。与终极者相遇并毫发无损地返回后，梅普尔和以实玛利得以向其他人讲述他们的见证，这种叙述历史的力量属于他们，不会被任何人（包括上帝）否定。由于忏悔产生于与终极性的关系之中，因此它既是智慧的条件，又是智慧的表述。在“metanoia”中思想的改变产生了一种扩展的意识：即意识到之前的错处和崭新的真理，因为之前犯过错，即便未来有进步，也会因着自己的有限而保持谦逊。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指出：“换言之，与亚哈不同的是，梅普尔让我们看到，他愿

^①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7.

^② Herman Melville, *Correspondence*, ed., Lynn Horth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 1993), 212.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44. (中译本，第250页。——译者注)

^④ Ibid.

意审判 (judge) 自己, 发现自身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 他会顺服他人的审判 (会众和上帝的审判)。”^① 因此, 忏悔可以防止梅普尔自己和他的会众造成亚哈那样程度的毁灭。在《白鲸》中, 忏悔是人类与终极者之间的中介, 使二者之间的相遇转移了直接的创伤, 并防止后续创伤的重演。它为人类的理解接近神圣打开了一个通道, 允许神圣的终极性得以通过人类语言为人所知。尽管《白鲸》的核心是亚哈痛苦不堪的追索, 但借由梅普尔神父和以实玛利, 这种追索被忏悔赋予了形式。

译者简介

陈影,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CHEN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ucchenying@126.com

^① Robert Evans,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152.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ilbro, Jeffrey. "The 'Art of Attaining Truth' in *Moby-Dick*: Print Technologies, Hermeneutics, and Castaway Readers." In *Above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David S. Reynolds and the Spiritu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ited by Harold K. Bush and Brian Yothers, 125-139.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 Bloom, Harold.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1986.
- Boyden, Michael. "Allegories of War: Paul de Man's *Moby-Dick* Translation." In *Leviathan: A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 Vol. 16, no. 3 (2014): 21-38.
- Brown, Harold O. J. "Godly Sorrow, Sorrow of the World: Some Christian Thoughts on Repentance." In *Repentanc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Amitai Etzioni and David E. Carney, 31-42.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 Colacurcio, Michael. "Cha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ity and Politics in *Melville's* Fiction." In *There Before Us: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Emerson to Wendell Berry*. Edited by Roger Lundin and Grand Rapids, 49-79.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 Cook, Jonathan A. *Inscrutable Malice: Theodicy, Eschatology, and the Biblical Sources of Moby-Dick*.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 _____ and Brian Yothers edit. *Visionary of the Word: Melville and Relig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owan, Bainerd. *Exiled Waters: Moby-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2.
- Evans, Robert.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The Humaneness of Father Mapple." In *Bloom's Literary Themes: Sin and Redemption*. Edited by Blake Hobby, 147-156. New York: Infobase, 2010.
- Forgues, E.-D. "Moby Dick: La Chasse à la Baleine. Scènes de Mer."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23, no.1 (1853): 491-515.
- Harrison, Peter. *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erbert, T. Walter, Jr. *Moby-Dick and Calvinism: A World Dismantled*. New Brunswick,

-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olladay, William L. *The Root SUBH in the Old Testa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Usages in Covenantal Contexts*. Leiden: E.J. Brill, 1958.
- Mason, Ronald. *The Spirit Above the Dust: A Study of Herman Melville*. London: John Lehmann, 1951.
- Melville, Herman.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Lynn Horth.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 1993.
- _____. *Moby-Dick; or, The Whale*. Edited by Hershel Par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8.
- Nave, Guy D., Jr.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Boston: Brill, 2002.
- Otto, Rudolph.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lated by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Park, Haein. “‘The Apocalypse of Pain’: Suffering, Theodicy,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Moby-Dick*.” In *Visionary of the Word: Melville and Religion*. Edited by Jonathan A Cook and Brian Yothers, 265-286.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Plotinus. “Translation of Ennead II 9 [33].” In *Studia Patristica Supplement I, Ennead II 9 [33] “Against the Gnostics”: A Commentary by Nicola Spanu*. Edited by Allen Brent and Markus Vinzent, 1-51. Walpole, MA: Peeters, 2012.
- Stone, Geoffrey. *Melvill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49.
- Thompson, Effie Freeman. *Metanoē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 Thompson, Lawrence. *Melville’s Quarrel with G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Tillich, Paul. *The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 Torrance, Alexis. *Repentance in Late Antiquity: Eastern Asceticism and the Framing of the Christian Life c. 400-650 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Vincent, Howard P. *The Trying-Out of Moby-Dick*.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9.
- Wright, Nathalia. *Melville’s Use of the Bibl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9.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莫比·迪克》，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Melville, Herman. *Bai jing: Moby Dike* (Moby-Dick; or, The Whale). Translated by CAO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2.]
- 鲁道夫·奥托：《神圣者的观念》，丁建波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Otto, Rudolph. *Shen sheng zhe de guan nian*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lated by DING Jianbo.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07.]
- 普罗提诺：《九章集》，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Plotinus. *Jiu zhang ji* (Ἐννεῦδες).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 保罗·蒂利希：《信仰的动力学》，成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Tillich, Paul. *Xin yang dong li xue* (The Dynamics of Faith). Translated by CHENG Qio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9.]